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清獻集卷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一　集部

清獻集卷六　　宋　趙抃　撰

奏議

奏疏論邪正君子小人

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鯁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詭姦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左右前後有

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癯瘠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末如之何也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間者亂之基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

也公卿百執事雜然滿前孰為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眎而聰聽之精擇而慎揀之真偽明白人焉廋哉大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史備存有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濟德美檮杌饕餮流竄四裔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旦奭則倚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

也始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才不能與秦嬴之敗曽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太宗納房杜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兇僻遂成貞觀之治天皇聽敬宗之附會戮遂良之忠貞終有易姓之禍其後元振朝恩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其危殆相繼不絶如綫兹誠用人之得失莫不繫國之安危間分兩塗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御神器之重開納忠

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以求治然而邇來日星
譎見聖衷焦勞蝗潦為灾民力彫弊帑庾空窘戎狄窺
覦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將治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
運於巖廊之上而能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
方正能當大任世所謂賢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
于丞疑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發為號令使
天下耳目聞見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願陛
下宸斷不疑舉正以却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

為之時無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其時也臣遠賤之迹愚亡所能唯思死節一誠上報陛下採擢覆幬之德萬分一二臣無任許國竭忠激切待罪之至

奏狀辨楊察罷三司使九月

臣竊見近日除楊察罷權三司使轉户部侍郎提舉集禧觀公事臣風聞因百姓張壽於三司指論皇城司親事官取受内香藥庫公人錢物公事三司勾追被論人

不得緣此事由遂罷察三司使中外傳聞無不喧駭伏緣三司領天下大計寔朝廷委任重臣之地豈宜輕議去就以謂察若有罪被黜不當更轉官資察若本無罪犯不當忽即罷去置之散地洶洶人情不能無惑今若止以皇城司爭論公事遂爾黜廢恐非朝廷進退近臣之體伏望陛下特賜宸斷辨察有無罪犯明示中外若果無罪即乞追還新命且令仍舊職局如此則上全國體下息人言臣備位憲司不敢緘默

奏狀論置水遞鋪不便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使相度創置沿河水遞鋪兵士牽傳綱運舟船等事臣昨通判泗州備諳沿汴至京轉輸軍糧斛㪷體例久來頗甚允當國朝仰給東南六路歲計發運司每年管定上供糧米六百五十萬碩未嘗闕絶蓋能謹守祖宗條貫法度只委本司差撥兵稍支破水脚工錢口食不至失所今若輕議創新改法沿汴起蓋營房招集兵士數萬泗宿亳宋閒累

年灾傷大成騷動一則沿河之地兵級猝難滿數二則慮兵役朝夕往返牽挽舟船既無休息疲苦勞頓之後不唯多致逃亡生事亦便壅遏住滯綱運自春夏水通未斁本司元額斛㪷間即已霜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萬一遂使軍儲乏絶臨時噬臍如何更作處置壞大計者無甚此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下淮南發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敗事 下發運司

奏劄乞放泗州酒坊錢 九月

臣昨通判泗州日伏見本州臨淮招信盱眙三縣有百姓徜前元係慶歷二年敕根究到買撲村酒坊場淨利錢共二萬四千餘貫續准慶歷五年十一月敕節文今日已前先降指揮令百姓及衙前人送納交賣酒坊錢條貫更不施行其所根究到酒場淨利錢數更不催納至皇祐四年内知州陳式不曉敕意却行點檢勘決干繫人仍下三縣督責監催元欠人送納交坊錢數入官前後催理錢五千餘貫外尚有一萬九千餘貫無可送

納臣爲見已該慶歷五年十一月條貫更不施行灼然
明白不當更須追催本州未敢一面除放又牒隣近滁
濠宿等州勘會得似此人户所欠淨利酒錢例各依敕
除放去訖獨有泗州只因陳式不顧條貫唯務聚斂刻
削細民復行監催爲已勞績本州曾於去年六月内具
此因依申奏蒙送三司有司之吝未即放免至今本州
却且追勾理納竊縁淮南比年灾傷不易百姓等爲此
無名欠負破蕩財産填納不足至有死亡逃竄者州縣

枷錮欠人骨肉追及親隣窘貧無聊嗟怨滋甚臣謂朝廷渙汗之號已行欲乞特降指揮下泗州所有人户見欠上項酒坊錢一依慶歷五年内敕條並與放免所貴疲民漸蘇感召和氣下三司

奏狀論北使到闕

臣竊聞客院劄子下張揆須管契丹人使今月二十五日禁樂前到以臣所見温成皇后葬事如典禮制度該得禁樂雖人使來固無所避如未得合宜亦當速務更

張若北使塗中因故遷延須令張掞催督剋期到闕或萬一不即依禀別形語言於國大體虧損不細欲乞速降指揮再付張掞從容接伴一如常儀亦朝廷所以示閒暇持重難測之一端也

奏狀乞緝捉匿名文字人 九月十日

臣竊聞日近有以匿名文字印百餘本在京諸處潛然張貼謗讟大臣聞達聖聽此當有姦邪險陂忌刻無賴之輩惑亂用間揺動朝廷亟欲中傷陛下近輔者之為

也脱令憸狡之計萬一得行則臣恐陛下常所信用宰執公卿而今而後人人徇默憂畏不測無所措手足矣以臣料其傳寫雕印謗書百餘本遍布輦下似非一二人能獨為之雖已下開封府出榜厚賞緝捉至今已是多日未獲臣欲乞更賜指揮於南河北市要鬧處樁垛一色見錢并預出空頭宣敕示人果決必信所貴速得敗露才候有人告首得實便仰即時給付充賞仍令有司子細鞫訊根窮惡黨臨時取旨法外重行處斷如此

施行則足以安輔臣惶惑之心沮小人陰賊之計中外幸甚

奏狀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温成皇后葬事

臣伏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覩温成皇后禮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物論或未為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柰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

慺辭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公相燮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之如禮伏況自啓殯祭窆制度繩墨一切辦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免使虧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竊誠瀝血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不許北使傳令上聖容

臣風聞契丹泛使堅求傳寫聖容歸示本國又云候此

去正旦使來亦齎其主所傳神進獻朝廷雖未俞允臣下豈能遑寧晝省夕思大為不可伏自南北和好僅五十年然賜與萬數固多而華夏禮法猶在豈容渝動信誓妄行干求深惟廟堂自有謀算如向時嘗借樂譜前日將進壽觴陛下皆能照其譎詐沮彼狂率今之所請益又可駭況非國書語及只是黠使口陳伏望陛下密令館伴楊察以直詞拒之命中書密院以常禮遣去庶幾遠人之議無輕中國之心則聖神何憂臣子不辱中

外幸甚

奏疏論契丹遣使無名十月一日

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浸久使人往復禮有常數近者乃復遣蕭德輩不時而來奏記旅實外又即别無事端雖中外人心稍安然慮其情偽難測或覬望釁隙或窺覘盛衰雖結誓盟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厥後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德宗許吐蕃盟會至時竊發平凉故渾瑊有狼狽奔逌之事初皆甘

言厚意終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一往復百端稱息兵以怠我師幸重賂以困邦賦為意不淺莫可忽諸傳曰居安慮危又云有備無患不可謂邊隅未擾即示宴安之懷不可恃風塵未驚遂為苟且之計伏望陛下留神監古密諭輔弼近臣講求捍禦之策今沿邊急務者莫先乎擇將帥練士卒備軍實擇將帥則才能者留疲懦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進驕惰者退備軍實則邊氣壯人心安三者有禦萬一猝然

冠鼇我何懼哉頃歲西師未興之日士大夫有横議及此者人皆竊笑鄙易之指為狂狷不祥之言烏肯動心預為之防一旦延安驚擾臨時措置失次中外不勝其弊臣今之言未必非當時狂狷不祥之言也至愚憂國無所諱避伏惟陛下如天聽畢取千慮一得之說奮乾剛之德發先見之明審思而力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也

奏狀乞勘斷道士王守和授籙惑衆十月四日

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内寄居昨秋中曾糾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籙神兵為名夜聚曉散兼近日此法浸盛傳布中外沸騰街坊又欲取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衆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輦轂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深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捉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勤民生事

下開封府押歸本州

奏狀論禮院定奪申明用空頭印紙

臣竊見自來朝廷凡所干涉禮典事並送太常禮院定奪申明務令得體適中亦不欲專也其本院知判官不下八九員日近有司承授行遣多只用空頭印紙寫成文字本院官或有議論未同或則未遍呈覆即不更候簽圓只胥吏輩面書填名銜申發既虧國體豈恤人言今來有禮生元介等見爲代署事發逃避係開封府根究施行次臣欲望聖旨特賜指揮禮院今後但承准朝廷定奪禮法等事不得更用空頭印紙並須知判官員

公同商確親署議定文書臨時用印申發免紊奡章所
是見今元介等公事亦乞嚴賜催促開封府早令勾追
勘斷結絶（下中書斷禮生等各贖銅放）

奏狀乞差馬遵充發運使

臣伏聞許元奏請乞罷元江淮等路發運事緣元自授
本司判官至副使已十二年東南大計每歲六百餘萬
上供未嘗有一闕誤今朝廷如以元久次多病允其所
請即須又得有才幹直如元者俾代其任以臣愚見能

繼元職任者莫如再用馬遵也遵亦自本司判官至副使歷三四年無不通曉六路漕輓利害事事辦集其心計才力不在元下今若使遵與王鼎協力並濟則制置幹運號為得人况京畿輔近兵屯甚衆廒庾仰給率資東南萬一朝廷失於擇人則發運司紀綱一隳軍儲誤事至時雖復更張亦須更三二年整頓方得及舊伏望聖旨指揮如令許元罷免即就差馬遵充置發運使免貽後悔

奏狀乞減省益州路民間科買 十月

臣竊聞益州路奏報恐為蠻寇侵軼雖已有禦備然臣以愚見謂宜先寬民力使人心安和即無他慮也今具本路有科配民間不便等事畫一如後

一每年轉運司下益蜀等州科買官布每一匹只支與大錢三百至四百文其布實直每一匹計大錢八百至一貫文多是貼錢買納自慶歷以來每歲又更增添買納萬數民間困乏不易

一每年轉運司准朝省指揮下邛蜀等州織買九璧大綾每匹支與絲并手工只共算計大錢二貫文上下彼人户每匹却用大錢六七貫文轉買納官累年亦是增添匹數科織民間大為搔擾

一每年轉運司於轄下州軍用人户合納苗米每七八㪷折納官絹一匹近歲米賤每一㪷只直大錢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官絹每匹直大錢三貫以上州縣促限督責人户賤糶米貴買絹輸納

艱阻弊苦百端折納萬數益多民間轉見貧窘
右謹具如前臣昨知蜀州江原縣日備見民間科納之
際憂愁亡聊蕉體問得實元以前本無如此浩大數目
伏望陛下仁聖特賜矜恤下本路鈐轄轉運司共同體
量於折變科配買織疋帛萬數内減放一半以上庶幾
寬遠方之民

奏劄乞差填殿帥十一月三日

臣伏見自來殿前馬步軍各有帥副共六員今殿前只

許懐德馬軍惟范恪外又復兼管步軍其餘都指揮使虞候見差出四員夫禁衛士旅衆多全藉忠幹有心力帥副分頭部轄訓練精强以壯朝廷之威今來在京見闕四員伏望特賜指揮抽還供職或别選差填補所貴專各管勾軍政免致急闕悞事

奏劄論湯夏不合權開封府判官

臣伏覩已降勅差湯夏權開封府判官竊緣湯夏素無士譽兼近患耳重浩穰之局須藉察獄聽訟以區别枉

直況上件差遣乃是職司銓基如將來遂除夏職司則外部州縣坐見受獘伏乞朝廷特賜指揮罷免仍别差清強官權開封府判官下理省府資序

奏狀論除吳充知高郵軍不當十一月四日

臣伏覩巳降勑差鞠真卿知淮陽軍吳充知高郵軍然以真卿曽有奏請唯充外補名則不正竊聞朝廷以充近移牒禮院手分代署事情涉虚偽目為憸邪遂爾左降伏縁自禮院有此用印紙代署公事以來臣即嘗論

列雖禮生等量行贖罰蓋是未經勘劾所以真偽不分臣愚欲乞追索元初代署始末一宗公案差清强官置司根勘如充等顯屬誑狂即行黜降未晚若禮生等公然作過并乞依法條科決使罪狀明白衆所共知則至公之朝無濫罰之議

奏狀論薛向酬獎僥倖 十一月十二日

臣竊聞近降勅差虞部員外郎薛向在京刻刷庫務閑雜物色送賣場出賣候了與賣場監官一例酬獎緣向

嘗以鄆州水災徽効朝廷推恩已令指射知州差遣候二年即與陞陟實為優異今未授差遣間若更理賣場酬奬乃是重疊連併恩賞大為僥倖況見今朝行中多有才幹不曽經陞陟之人未蒙差使似失均中臣欲乞指揮所示薛向且依前降恩命外補其根括閑雜物差遣特賜下三司别令舉差常朝臣中有才幹未經陞陟之人對替所貴賞典無偏或只乞改差逐部判官公共管勾自可辦事下三司别差官替下薛向

奏狀乞寢罷石全彬陳乞入内副都知等事

臣伏覩已降勑命除石全彬授宫苑使利州觀察使仍與觀察留後請受寵數便蕃固已加等今又聞全彬未即祗受别更攀援體例妄行陳乞職任竊縁全彬自管勾温成皇后葬禮以來朝廷重疊賜與不少今其事畢復乃優轉官序豈宜畧不知足尚肆僥求中外聞之喧沸嗟駭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㫖指揮石全彬且依前勑處分所是今來别有陳乞入内副都知等事一切並

賜寢罷罷副都知

奏狀乞下淮南路應人户買撲酒坊課利許令只納見錢十二月一日

臣竊見諸路州軍係官監酒場許人户認最高課額買撲趂辦送納官錢於公大為利益者以其能減省官中米麴物料并監專兵夫請受一切費用而得月入淨利錢獨淮南一路買撲坊場最為浩瀚只自皇祐二年後本路轉運司擘畫令酒坊人户將課利見錢變轉作米

麥每一㪷於市價上明減下三二十文科折赴逐州倉送納其所定斛㪷價利既已大段虧損人戶及乎輸納之際不惟倍備脚乘例用加耗量入以此縻費幾及一倍遂使近年真揚濠泗等州酒戶破竭家産陪納官錢負欠積壓須至閉罷不免官中却自開沽重成勞費此其無他蓋向時漕司見一時之利而忘久長之計耳是則前日所得者寡而今日所失者多矣臣愚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淮南路應人戶所買撲官酒坊見今未曾

閑罷者許令依舊將課利只納一色見錢入官所貴公私久遠利濟下淮南轉運司免折

奏狀論宰臣從人捶殺婦人乞下開封府勘鞫十二月九日

臣竊聞開封府昨有婦人一名被宰臣下僕從人以他物擊損頭骨自宋門街傳送出曹門外係所由謝成等交割至護國院側致命身死已曾差官檢覆經今僅及半年其本縣並不畫時追勘申解却只監勒地分耆壯

出外迤邐尋究顯是有所顧避乃欲拖延歲月伏緣性
命事重豈容京輦之下白日無故捶殺平人枉濫如此
官方不為理雪深可痛憤伏望陛下特賜指揮下本府
勾追干連人送所司勘鞫庶幾寃命有歸以召和氣下開
封府根究

奏狀乞罷孫惟忠充高陽關兵馬鈐轄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聞差孫惟忠充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仍轉使名竊
緣惟忠歷官以來過犯不少一次勒停一次編管一次

銜替近自杭州都監又經體量降黜今來既得黃河都大提舉差遣未久何乃驟膺陞陟任用又即優改官資如此則是有過無功之人翻得不次酬賞通巧倖之路開僥倖之門外議紛紜皆以謂惟忠要結權貴密行請託此風遂熾大為不可臣愚欲望陛下特賜指揮寢罷惟忠新授恩命亦沮惡勸善之一端也詔只充都監差遣

奏劄乞止絕高裔等出入權要之門十二月十五日

臣竊以司天臺之局其星辰變異氣候差殊歲時吉凶

人事休咎居是職者無不盡知國家固宜慎密而防閑之也近聞高齊苗達等輩多於權要臣寮之門出入無節深屬不便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檢會司天臺元初約束條貫嚴行止絕免致惑衆生事下司天臺監常切覺察

奏劄乞牽復陸經舊職

臣伏見大理寺丞陸經頃因鄉里借錢并與官員聚會等公事勘斷止得杖一百罪又已該赦釋放當時有勘官王翼於事外上言誣搆遂貶經袁州十年江淮六次

恩赦子母萬里今始生還同時被謫之人例各仍舊職任惟經未蒙牽復前後累有近臣奏雪惜其遺才昨聞已降聖旨下審官院與除江南小處通判僅巳涉歳本院止今都未有闕食貧羈旅深可憫恤其人為性恬退未嘗自陳臣若不言則至公之朝無由知此寃滯甚傷和氣臣伏望聖慈特賜推恩牽復舊職或與江淮兩浙路分一州郡合入差遣所以伸無辜勸自新也

奏狀論三路選差

臣竊見審官院係選河東河北陝西三路親民差遣其官員曽犯私罪杖以上公罪至徒者更不預選緣今京朝官中員數至多其間有偶曽犯上項公私罪縱後來能改過自新亦永不得預前路分任使或雖是鄉里必也無由得歸情有重輕法宜矜恕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今後應係選差職任令主判官審擇人才參校履歷不得以公私輕過便隔選差如須合立定選格即仰本院别行詳定聞奏乃是朝廷欲得任官之法寛不遺才

後來審官院却指定上項刑名比舊益增阻礙臣愚欲乞所係三路選差去處京朝官曾犯私罪徒以上公罪至流方許隔下只是於元降指揮内移換公私過内杖徒二字為徒流字外别不衝改前後條貫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捶撻女使迎兒致命身死開封府見檢覆行遣道路喧騰羣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

杖楚以至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擒赴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中晏殊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殊

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天府今執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失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宰相朝夕翊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臣不勝區區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乞勘鞫潭州官員分買客人珠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竊聞昨有廣州姓戢客人一名至潭州身死隨行有

珠子約重五斤元計價錢三千餘貫却是知州任顓及本路轉運判官李章并潭州官員等只估作四百餘貫分買入已後來客人本家經三司陳論本司行遣追索到上件珠子訖所可駭者虧價違條買珠犯罪之人各已轉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將此一件公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見根鞫結絶臣欲乞聖慈特賜指揮嚴切催促勘斷施行以警貪猥之吏（下湖南提刑司差官取勘）

奏狀乞罷周豫召試館職

臣竊聞召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時才兼無士譽在大名幕府日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中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得預選者號為登瀛苟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陛下特賜宸斷罷豫恩命以破邪僥之黨激知耻之風

奏狀乞差替齊廊勘劾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至和二年正月一日

臣竊聞已差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廊勘宰臣陳執中家

杖殺女使本宅勾當人申報迎兒逃走病死不同等緣

廊近患心臟不安至今尚未痊損推辨究獄須藉得人

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臺省或常參官中别選剛

正强明有心力臣寮一員差替齊廊勘劾所貴得見人

命歸着人情不偏改差張昪勘

奏疏論災異乞擇相正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自去年五月以來妖星遞見僅及周稔至今光

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芒燄長短所歷姦犯其

為謫變甚可畏也又去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陜右川蜀諸郡旱暵不雨麥苗焦死民旣艱食寇攘必興此京房所謂欲德不用兹謂張厥灾荒其為灾沴復可怪也邇來岠嵎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數處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蓋土失其性其為灾異益可駭也夫燮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為之乃可以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禍不然何以妖星謫變也旱暵灾沴也

地震祥異也三者咎應粲明如是之著耶臣愚伏望陛
下謹天之戒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
謂賢人君子者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四輔之
事業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和灾異以消朝廷
清明遠人畏服太平之風可翹足引領而待之也臣朝
夕思慮載惟擇賢命相係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願陛
下慎重之然後發聖斷力行而不疑則宗廟社稷之福
天下生靈之幸臣無任竭節納忠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一就推究陳執中家女使海棠非理致

命

臣竊見近者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事見於嘉慶院勘劾次今又聞執中家有女使海棠一名亦是非理致命今月八日已係開封府差官檢覆本人身上箠決痕損不少道塗喧傳盡云因執中家嬖人阿張凌虐致死然則臧獲雖賤其如性命非輕當與辨明以伸冤濫臣職在彈舉不敢循默以孤朝廷耳目之任伏望聖

慈特賜指揮下嘉慶院制勘所以就推究海棠身死不明公事亦所以示陛下明聖仁恕不欲使一物失所之意也天下幸甚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臣竊聞嘉慶院推勘公事勾追照證廝役等輩宰臣陳執中公然占據不即發遣緣詔獄之設朝廷所以示無私於中外今若不攝干連之人執証照據則法不得立事不得明究不得伸情不得盡若然則不獨曲撓國政

亦何以表至公於天下也臣愚欲伏望陛下特賜指揮
下陳執中凡制勘所勾追合要照証干連人等須得畫
時發遣應行責免淹延詔獄騰滯人言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海棠自縊
別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假告占據奴隸違拒
詔獄等未蒙指揮施行今竊聞制勘院吏不依條追攝
合要照証人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不顧公議但酬

私恩遂使衆口沸騰攸司舉駁且法者祖宗之所繼承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愆謬大足以摧姦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陛下以仁聖臨御不宜不慎惜之也今執中身為輔弼手持權衡狠愎任情殺虐無罪始則得請制獄即差近臣終則黨占廝役遂爾中輟奈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陛下之節貿陛下之寄屈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劾之設若引以為例則臨時

如何處置法不得立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正執中之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此等事則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固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聰臣孤危之迹待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禍之易招唯悉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雖死無悔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疏乞罷免陳執中二月十二日

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興廢制獄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狠愎任情家聲狼籍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概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苟且之計既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瘝官失職之罪故臣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亡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

少文則取誚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
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聰敗壞國體
又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有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
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
此執中空踈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顛倒者
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至如劉
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烟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
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

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傅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鞫真卿摘發禮院禮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吳充鞫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委寄當擇賢才館閣清官豈容憸巧而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令來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

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執中招延卜祝者

夫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

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器者苗達劉抃劉希

叟之徒所預坐者普元李寧程惟象之輩奈何處台鼎

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為衆所共駭此執中

頗僻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中私讐嫌隙者攸司之

法天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己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

州日註誤決人徒刑既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還

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汀州石民英勘人使臣犯贓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䇿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絶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絶輕而斷罪反重縉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臣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夫正人讜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口結舌

吕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吕

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吴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者由執中也士夫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臣嘗謂執中狠愎任情者夫仁澤之及昆蟲不遺自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行虐害雖臧獲甚賤亦性命不輕如女奴迎兒纔十三歲既累行捶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體封縛手腕絕

其飲食幽囚扃鎖遂致斃踣又海棠一名因阿張打決
逼脅遍身傷痕既而自縊身死後來又女使一名髡髮
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内殘忍事
發者三名前後幽宄聞固不少因而興獄尋自罷之厚
顔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子亦悉鄙誚此執中酷虐宜
罷免者七也臣嘗謂執中家聲狼籍者夫正家刑國明
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恥執中帷薄醜穢門梱混淆
放縱嬖人信任胥史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

輩如行路人雖其貧窘不一毫賑恤縉紳語及共所赧慚道途喧傳相與嗟唶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奈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讐所未讐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今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官師衆多敵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

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循默顧避諛佞迎合者速致富貴危言犯顏干忤權要者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狂為國計則忠不愧古人之所用心不辜陛下之所任使干冒旒冕甘俟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吴充鞠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脩汪有闕吳中

復候臺官
闕韋復

奏劄乞省覽彈陳執中疏二月十三日

臣昨日拜疏條奏宰臣陳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待罪
憲府不避誅竄者惟欲死節舉職論報主恩也伏以萬
機至繁朝廷至重宗廟至大生靈至廣故輔相之任係
國家休戚得其人則天下安不得其人則天下危矣伏
望陛下留神注意將臣所彈奏封章省覽數四然後特
賜聖旨指揮施行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　二月十三日

臣竊聞近日京城中有遊惰不逞之輩百姓李清等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誦佛為名民間號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衆生事如昔年金剛禪二會子之類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嚴行禁斷以杜絶妖妄　下開封府禁止

奏狀論范鎮營捄陳執中　二月十六日

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

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捄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惑蔽聽斷肆為誣罔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内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清獻集卷六

清獻集卷七

宋 趙抃 撰

奏議

奏狀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

臣風聞充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珣王士全等昨至靴甸赴北朝筵會深夜狂醉喧酗無狀或執北使之手或拍北人之肩或聯嘲謔之詩或肆市廛之語沙漠驚怪道塗沸騰伏緣南北通和五十餘載脩盟講好

理宜得人在先朝時嘗所丁寧慎簡遹來國家命使絕域因循率易或曲順顏面或俯從請禱或資序輪及或私恩推置至於中禁王言未出往往外人屈指預知欲使行者專對稱職莫可得也今拱辰等為君命之辱虧皇華之儀遂俾遠戎之邦有輕中國之意萬一覬我釁隙失其歡心則損體固多生事不細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以拱辰等罪戾嚴行黜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泊館接使副並委中書密院精加選擇有才識履行臣僚前

去免誤朝廷事體中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入國奉使失禮辱命乞行降黜事
今來宋選等已係斷遣外惟拱辰等横使迴來飾非妄
語矯詐百端上惑宸聰苟免罪戾臣以謂拱辰之罪尤
不可恕者有三拱辰身為報聘之使未致君命日路由
靴淀却赴北朝餞宋選離筵坐位倒置賔主不分自取
京醖痛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等歌舞失儀言詞猥

褻盖因拱辰首為其非此不可恕者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既違宣卷吟詩乃有兩朝信使休辭醉皆得君王帶笑看之句語同俳優意涉譏刺此不可恕者二也又風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輙當北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能再三避讓返自誇詫最為非儀此不可恕者三也臣竊見近年以來臣僚出使違禮得罪者如王琪遇疾狂亂余靖作蕃語詩劉沆閉門辭醉韓綜勸北主而陛下皆能以法黜之今若以拱辰等辱命之甚用王琪

等事體較之則拱辰為重臣愚伏望陛下勿以拱辰為官尊而屈朝廷之大法失懲勸之深旨不然則而今而後復有入國臣僚辱命失禮姦纖巧詐甚於拱辰者不知朝廷如何處之旬日以來道塗洶洶人情不平願陛下特發宸斷正拱辰之罪嚴行黜降以合中外之公議幸甚幸甚

奏疏論兩府庇盖王拱辰

臣近兩次彈奏乞正王拱辰充橫使辱命違禮之罪未

蒙指揮施行中外沸騰無不扼腕切齒者蓋謂國家賞
罰大柄不由陛下之所出不由朝廷之所守只由兩府
愛惡喜怒上下輕重之要出者雖無罪即遂黜去要全
者雖有元惡大過亦從而全之今來拱辰入國路經靴
淀只著窄衣赴北朝餞宋選御筵以隨行京酒換去北
酒痛飲無筭深夜喧酗坐位失序客主不分又席上聯
句用唐朝楊妃木芍藥詩語謔浪信使致令北人有王
萬年王見喜之號到混同江日輒當北主親彈胡琴送

酒之禮及授北朝中書劄子僥求私書來本朝為救解謀身之計夫為人臣銜命出使外交四裔陰結權要詐偽百端以拱辰上項罪狀外議以為可誅而朝廷赦而不問者此兩府有臣僚愛拱辰而庇之也至如吴奎只是中路著窄衣見北使以比拱辰著窄衣赴御筵則奎罪為輕拱辰罪為重又奎至北庭不入班賀北主加尊號此雖有過乃是不辱君命能守臣節為本朝光華之事令若比拱辰當北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乃是損體

生事辱君之甚拱辰之罪大且私而邪也奎之罪微且公而正也令以奎上件罪狀外議以為可恕而朝廷既罰奎金又降奎知壽州者此兩府中有臣僚惡奎而逐之也故愛之者非理庇之惡之者非理逐之不恤人言不顧邦典天下聞之誰不扼腕誰不切齒扼腕切齒之不已臣恐非朝廷之福頃年韓綜勸北主一盃酒尋得罪落職降知許州去年氾使來朝乃欲引綜例上皇帝壽觴其時若非接引使楊察答以曽黜綜事排之則勢

不得拒前日拱辰當北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今後北使來朝欲扳以為例如何拒之臣恐自此生事轉多損體愈甚率由拱辰辱命之罪大且私而邪也臣曉夕思之為之寒心伏願陛下以臣此疏宣中書密院臣僚先且詰問如何屈法盖庇拱辰所犯因依然後特出宸斷正拱辰之罪而降黜之以快天下切齒扼腕者之心又得以為今後拒北使扳例之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録付御史臺

臣近彈奏王拱辰入國辱命之事乞正其罪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中外人言日益喧沸皆謂朝廷用法偏黨有同罪異罰之過又況昨來宋選等所得罪犯並是拱辰為首其間又有甚者焉今竊聞拱辰使迴於隨行語録中增減矯飾詐偽不少與御史臺昨來所勘宋選等案節事狀不同上惑宸聰苟免誅責臣愚欲乞聖旨指揮下兩府將拱辰入國隨行語録并别録等一宗文字宣付御史臺與昨來宋選等公案一處照驗比對便見拱

辰灼然虛實事狀如果有誣罔之罪伏望聖斷早賜降
黜指揮以示朝廷至公也

奏狀乞賑捄流移之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并河北京東路流移之
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扶老携幼纍纍滿街艱困
餓殍深可傷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多方擘畫存恤賑
捄免致失所之後聚為賊盜亦所以固邦本也下開封府捄濟

奏狀乞不罪王起

臣伏覩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秘
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便會擲磚瓦等事見追禁
鞫問次臣嘗聞太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
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闈
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
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以懲之
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今
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中外臣僚人

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聽有益聖仁若然則堯採誹謗舜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臣無任懇祈激切屛營之至詔王起該勘官决放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四月二十八日

臣昨自二月十三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寤

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兩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以謂陛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黷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固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

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令
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
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來臣孤危朴忠
不知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覲覽則
臣之言是與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臣無任
昧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論久旱乞行雩祀四月二十日

臣竊見自去冬今春夏已來京東河北連接畿甸不雨

既久麥苗焦死物價涌貴秋田復無所望流民餓殍充滿道路亢旱已甚疫癘漸興人心彷徨憂畏不寧臣愚伏望陛下憫茲元元特賜聖旨下有司依古雩祀之法并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四瀆分命臣僚精加祈禱下修人事上應天心庶幾早降雨澤變沴氣為和氣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浙郡五月八日

臣本以疎愚誤蒙甄采耳目之任圖力報於主恩肝膽

盡披覬死輸於臣節不敢避權豪之盛不敢逃刑禍之來每念忠言之深曷虞狂態之發然而葑菲之下不足取芻蕘之賤不足收於憲署之風無所增於朝廷之政無所益且鉗口結舌豈臣一日之忍為而尸禄素餐在臣終身之可愧不慕君子之易退寔妨賢者之後來伏惟陛下天符至仁日不私照恕臣不職之罪察臣無他之心假之一麾俾去二㴱以適山野之性以便松楸之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恵干冒旒冕臣無任祈天望聖激

切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人吏犯贓五月初十日

臣竊聞三司副使李參發摘手分等減落條貫枉法取受容人財物支出官錢不少見係府司勘鞫伏緣方今財用匱乏日益不易三司掌天下利柄人吏公然作過上下蒙昧隱盜官物其因事發覺者百無一二若不盡情窮究何由革去欺弊今來獄事未畢李參又係差出其餘三司官員多有干碍務欲小了則勘司誰肯執守

臣愚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上件公事移司別行根勘或乞専委開封府一面依公推鞫結絶所貴姦贓得情法不屈撓移送開封府重勘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贜珠五月十二日

臣昨彈奏潭州官員違條虧價分買身死客人戢舜中真珠不公事件蒙下湖南提刑司行遣令竊知係差彬州通判成文基取勘結案申奏全然鹵莽不圓除勘到鈐轄宋定運判李章知益陽縣左振分買外有走馬監

惟永監稅趙寅判官黄宋卿即未見歸著今來外議皆以謂潭州官員買珠子自李章等人人各只分得十二三兩已下因甚獨有左振一名買及三十四兩却不見知州任顒元買數目必慮任顒從初只作左振名目收買今來事發之後左振為任顒有舉辟之恩便乃一面承認又湖南勘司並不根究元初潭州低估真珠價例情弊况戢子喬陳狀父舜中元於廣州用錢一千餘貫買到上件珠子只自廣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須兩倍

其潭州只估作四百二十餘貫俱是當職官員分買若果是珠價不虧官司因何並無本處公人百姓買得一星一兩顯見大段虧損官錢事理明白今湖南勘司略不申明重行估贓定罪便即依違結絶兼聞去年十月中於潭州先取到官員名下所買真珠四十三兩並皆圓熟奇好況有罪之人未經勘斷即不知三司使王拱辰便將上件珠子非次牒送入内供奉廖浩然進呈御前留住上玷聖主恭儉之德遂致今來湖南勘司一向

希旨中罷又無元珠估贓定罪此固無他蓋拱辰為見
藍惟永是入内都知之子李章是宰臣陳執中之婿結
託權要棄公循私陰為貪猥之地以紊朝廷之法誣罔
公方中外嗟駭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聖旨指揮取問拱
辰何故將未經勘斷罪人贓珠先次進納情由因依然
後自朝中別選差清强臣僚置院勘劾潭州官員買珠
的實縁由案狀計贓議罪雖經赦宥乞不原免或乞出
自宸斷特賜酌情貶黜施行以戒天下黷貨之人以勸

天下潔身之士如此則廉夫勉而貪夫懼也送審刑院

奏狀乞檢會前狀乞浙郡五月十五日

臣近嘗涴黷天威陳乞外任差遣至今多日未聞俞旨朝夕俟命如履氷谷載念臣品迹疎遠姿性蠢愚若夫盡忠立朝則雖死可也必令噤口廢職則厚顔安乎進非宜退得宜實公議之見迫舍無益就有益乃臣分之當然臣備員憲臺僅及周稔狂瞽之説屢干宸聽言不切至不能感寤上意識不通敏不能裨補聖時不能退

一姦諛之人不能進一賢善之士問臣之職則號為臺
官責臣事業則於朝廷無毫髪之益尸禄蒙恥日甚一
日雖陛下至仁大度不即正臣之罪逐臣於遠方以謝
天下而臣施何面目尚復茍容以見中外士大夫哉若
陛下允臣所請賜臣一郡則臣雖至愚尚得勉勵駑緩
使千里按堵遠俗不失其所臣之區區不敢自謂無益
於朝廷也臣詳思之陛下用臣於風憲之無益不若俾
臣外補為有益也較然矣伏惟陛下堯舜其心恕臣罪

戾欲望檢會臣前狀乞兩浙一知州差遣早賜聖旨指揮臣亦得以省先墓聚孤遺死生幸甚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五月二十一日

臣素無時才悮中臺選徒尸廩禄何益朝廷煩言已多公議弗許兩陳奏牘期得遠邦蓋出私誠固非飾詐重念臣松楸感愴久越去於故鄉兄弟孤遺尚寄居於他族未蒙允請深不遑寧伏望陛下體臣窮危察臣懇迫

使犬馬之微不失所則乾坤之恵何敢忘臣所乞兩浙一知州任使早賜聖旨指揮干凂天聽臣無任俟命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引詔書再論陳執中五月二十八日

臣伏覩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於至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姦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欲别白真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公

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德音丁寧遽然下詔令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其忠義其姦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聖守基業僅百年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不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

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是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恥不卹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已曾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

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勑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中之人捄解熒惑之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亦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罷免陳執中 六月初一日

臣竊以宰相之任賞罰二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人

當世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莫不附會而迎承之宰相有罪惡彰露跡狀狼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抨彈天子不得聞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下之勢危矣昨以宰臣陳執中很愎昏暗詆誣欺罔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為罪雖伏斧鑕不足償其默默也伏望

陛下納忠藎讜直之言闢姦佞熒惑之說特賜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恊慶流宗社福蒙生民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乞勿令歐陽修去職六月三日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

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援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

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盖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詔脩黜絳令依舊供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六月八日

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禄幾二十人道塗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伏望陛下稽考

祖宗故事杜絶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義也詔令止皇親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六月十七日

臣伏以宣徽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有勲勞者所除之職近侍之臣未嘗輕授又況無功有罪如王拱辰者乎拱辰前知并州姑息兵士民心不安與僚屬褻狎復僥求恩命又近充北使多言生事醉酒作詩違禮

辱命充三司使舉豪民贓吏附結中官進納罪人吞佔
真珠庇蓋司屬枉法重罪讖邪巧進人人盡知風憲累
曾抨彈中外日望廢黜朝廷柰何不責其無功不正其
有罪忽然平除使額何以激勸縉紳伏自日近陛下獨
奮宸斷差除臣僚外議無不稱頌聖政之美唯是拱辰
一名拜宣徽使判并州但有口者皆云未當臣愚伏望
睿旨特賜指揮奪免拱辰新命别與一散郡差遣俾退
而思過則公論大協

奏劄乞早賜奪免王拱辰宣徽使六月二十一日

臣近彈奏王拱辰授宣徽使判并州不當未蒙指揮施行夫名器假人則重朝廷之過賞罰不中則輕人主之權拱辰之為人天下知其姦佞昔時託走馬内臣僥求霞帔之命因親情薛氏乞内降任京恩澤舊掌計司以舉豪民鄭旭得罪被黜前任并帥與僚屬猥褻無狀代還自去年授尚書左丞充三司使至今纔及八九月未聞尺寸勞効乃有無限愆過其間迹狀尤著者入國一

事大辱君命中路赴餞宋選筵會醉中吟乖惡詩篇既當北主彈胡琴送酒之禮又有兄弟傳位之語乃云用間外裔飾非矯詐無所不至至於計會廖皓然進納未斷死客真珠庇蓋三司人吏丘岳枉法重罪舉犯贓張可久監萬盈倉人言已喧不自引咎避職却將三司合舉官監當去處盡底乞送審官差除今外議以謂拱辰之罪狼籍如此朝廷固宜奪去左丞之官降出不齒以戒勵中外柰何復除宣徽使再判并州道塗喧譁天下

驚怪臣愚復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只如前日陛下獨斷命相并差除近臣自縉紳至流俗頌詠陛下仁明剛健之德其聲朝出大庭夕滿四海蓋以為至公至當只是拱辰一命即大以為不然前所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不得不取以為信也伏望陛下勿聽左右熒惑抹觧之說早賜聖旨奪免拱辰宣徽使仍别與一差遣使羣言稍息則聖政益新也臣無任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命六月十五日

臣近累次彈奏王拱辰乞正其罪并寢奪恩命却聞改判永興軍仍舊宣徽使中外喧喧莫不嘖嘆緣拱辰先所臨蒞未嘗立微功凡所趨向唯是作顯過貪官急進不識廉恥朋附權要昵狎小人天下知拱辰姦邪可誅而朝廷用之不衰天下指拱辰罪戾為可廢而朝廷擢之不次賞罰如此顛倒善惡何由激勸又況宣徽使自祖宗朝班在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之上至道中方命次其下乃只置兩員皆以有勲德名臣充之唯近年張堯

佐用内戚恩幸以授亦曽先作節度使盖初奪而後與清論猶或非之今拱辰非勲非戚加之過惡彰灼外議薄之而又甚於堯佐矣拱辰不復堅讓遂欲攘竊以去既重拱辰之罪朝廷不復奪免遂開僥倖之路又彰朝廷之失授受之際二俱不可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英斷追還拱辰宣徽使新命無使人言不息上累聰明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再乞追寝王拱辰宣徽使新命七月二日

臣等官忝御史當得言之地覩朝廷有大除拜倒置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若因而默默寘朝廷於闕失則辜負陛下任使之意宜得失職之罪今是以不避斧鑕而三浼黷宸聰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重權陟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趨向莫非姦邪自北庭使迴罪狀居首吳奎輩例皆貶降唯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謂陛下至公必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庇之拱辰惡不被刑幽不被黜人心悒悒至今未平柰何

紛紜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幷州臺諫極言非宜朝廷止
為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辰不避羞恥而當之陰竊營
求冒急辭謝章疏論列不已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
謂陛下至公必不私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私之拱辰
無善授賞不明而陟萬口一語皆云不當緣宣徽使職
名太重非曽任兩府有勲績者不宜輕付何况拱辰轉
尚書左丞充三司使纔及半年無勞効有罪惡輙敢當
此繆恩乎破祖宗之例不可一也損朝廷之體不可二

也開僥倖之路不可三也拱辰授一宣徽使犯三不可

陛下何惜不追奪拱辰之職而使國家之重權人主之

大柄下為執政臣僚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惜之伏望

聖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新命中外幸甚

奏狀乞罷内臣閻士良帶御器械七月三日

臣等竊聞内臣閻士良已得指揮帶御器械伏覩前年

中郭申錫上言内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

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

班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之客院常令執守施行今來謟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敘遷押班須是自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況士良為性狡黠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客院殊無執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寢罷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人

謟罷士良帶御器械

奏狀再乞追奪王拱辰宣徽使七月四日

臣等近以王拱辰拜宣徽使判并州又移判永興軍累次具狀彈奏乞落宣徽使别與一職名未蒙施行竊以宣徽使兩府之任也非有殊勲安得除拜臣等不敢遠引體例只以富弼言之弼自樞密副使出知藩郡盤桓數任行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又遷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并州如弼之宣力又出自樞密府恩命遲回尚是如此今拱辰適是有罪之人朝廷未加

黜責而非次驟進實害公議又拱辰昨入北朝醉酒吟詩賔主褻狎豈不為遠人之笑今之還都翻有此命傳諸鄰國將謂我朝大臣悉如拱辰者適足取四裔之輕伏望陛下惜朝廷賞善罰惡之體塞臣下纎邪僥倖之路特發聖意斷於無疑追拱辰宣徽之名則中外幸甚

詔王拱辰降授端明殿學士兼侍講知永興軍

奏狀乞寢罷酬奬監修開先殿官員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頃歲創造開先殿當時句當官員使臣例與遷

轉資序頗為僥倖曽未十載即又摧損豈惟國用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再行脩葺畢工竊聞監修之官復欲希求陞進朝廷豈宜不顧前失苟為曲從捨罪推恩獘事滋長臣愚伏望聖㫖指揮但係近來監收之人所乞酧奬恩例一切特賜寢罷或乞量行賜與錢帛之屬亦足示優寵以補微劾也

奏狀乞寢罷内臣修築汴堤八月一日

臣竊聞有内臣擘畫奏請於在京汴河兩畔增築堤崖

大段高潤以防決溢之患見下三司相度幷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入作濠寨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自有此行遣以來沿汴兩邊居民戶口非常驚動搔擾日夕洶洶其貧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毀民之屋則我輩離散狼狽父子夫婦不能相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吏緣為姦無所不至夫河防為害須順其情性在先朝時歲歲開濬就深通行後數十年泥滓漲淤官司因循以役民為重困監轄僥倖以省工

得恩澤今汴河之底比於疇昔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累年不起今却視通衢其堤高下已與居民簷廡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築之耶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每年開淘不輟使水性就下汴底深濬則灼然無横流之虞京師溝渠積滯因而使可流布通泄設若不順水性暫圖苟安其築愈高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民重遷之嗟伏望陛下宸斷早賜聖旨指揮直行寢罷無使相度官吏尚持兩端猶豫之説而干係司局得以

誅求計會為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固邦體也特罷堤岸

奏狀乞罷蕭汝礪詳議官八月三日

臣等竊見秘書丞蕭汝礪近舉充審刑院詳議官竊緣汝礪前來充大理寺詳斷官纔轉京官後即請假歸吉州僅及一年回來並不折除在假月日却便換作檢法官今來審刑詳議官蘇寀滿闕係三月中合舉官充替本院遲留直候汝礪轉朝官并大理寺將欲滿任至七月中方乃奏舉替蘇寀員闕僥倖之甚公論喧然兼汝

礪本家日近營起樓閣多畜妓樂延接權要子弟昨自今春以來外議即云詳議官蘇寀之闕本院不別舉人必須候汝礪升朝洎檢法年滿方行奏薦今既果如所料即汝礪請求結託之跡愈更明白臣等伏望朝廷指揮罷汝礪詳議官之命令本院別行公舉以塞浮競弊倖之路詔汝礪依前通判徽州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追奪官資八月二十一日

臣等近准樞密院劄子指揮下臺追奪周永正爭義男

公事臣等已酌詳情狀係周永正年五歲時有親伯許榮及引領人李謙等抱覔與周美爲義男收養分明乞行改正永正本姓并追奪官資家財申奏去訖臣等今再詳案内事件元係周永清進狀乞情願分家財一半與永正既永正明是義男其永清豈肯更與貲產蓋永清被永正兇横攬擾聚首不得以至并自已義男悉皆首露酌其本意豈是情願但永清不獲已而言也又永正一次走入妻兄入内供奉官任克明骨肉東子内被

克明陳論據此永正乃是入内都知任守忠之壻今來官司勘斷各有顏情遂使開封府斷永正之罪正作義男從凡人踰濫之科所有官資家財又却如親子之法並不追奪始終乖異豈公家一定之制又周美以義男為親男奏官自是欺罔朝廷妄冒條貫今來彰敗被奏之人豈有不行奪削之理又永正於周美有自小鞠養之恩作子奏薦累授官資周美既亡未知所生以父成服而乃脫去縗經著抨金衣服賫父靈前金帶去倡家

踰濫諸雜使用傷敎害義禮法不容及兇惡很暴累作
過犯雖朝廷揩揮特從竄貶猶未塞責今令歸認本姓
已是寛假伏乞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爲允公
議稍平詔追奪周永正出身歷任文字除名

奏狀乞定奪李熙輔該與不該牽復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熙輔頃任利州路轉運使日非
理挾情摘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知商州到商州又倉
拾知洛南縣席汝言不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熙輔情

理巨蠧乞不原赦奉聖旨差官充替熙輔到闕赴審官院本院已榜示合入監當差遣近知熙輔進狀却更理會未充替以前酬奬事件今來竊聞得指揮與堂除知州差遣况熙輔爲性狠愎累任有過朝廷已行充替到京踰年未授監當閒一旦無故便即直與牽復况堂除名目已是一重恩例復更與知州差遣以此外議不允今欲乞指揮將熈輔元犯充替一宗文字送有司依公定奪該與不該牽復堂除知州任使以示公朝賞罰㸃

陟之不濫也詔李熙輔本處知州

奏狀乞寢罷李克忠充國信副使九月十一日

臣等伏聞已差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李克忠充正旦北朝國信副使外議皆謂克忠前後轉官差遣累由内降本無才幹惟冀僥倖今其出使疆外深恐敗事如向時王士全輩之比則玷辱君命悔不可追況今北主新立人情未安專對之臣愈宜精選無使更往生事貽朝廷憂臣等伏望聖斷指揮寢罷克忠入國之命别賜改差

了事武臣一員前去充使仍乞聖旨丁寧今後所差北使並須選擇上以副天聖元年之著令下以叶中外之公議詔李克忠罷入國之命

奏狀乞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古之先見聖人所以知幾預備不虞治世圖而無悔朝廷之設外禦帥府之握重兵不惟用政術以安吾民抑亦修武事以制他寇苟曰稱職則一方何憂或非得人則為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州各帶安

撫使其地控山並海兵民一有失所易為作過近年悉差兩制及前兩府臣僚以鎮撫之今曹佾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素匪勲舊俱縁戚里威名未著勢力且輕萬一屬部有不測事宜則人心動揺何所倚頼兼亦曾有臺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旨特賜檢會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使兩制以上臣僚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預備之一端也

奏劄乞立定規除宣徽使并節度使 九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徽使頗為煩數竊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則授與艱難職任絶優事權寔重臣僚設非勳舊名器安可輕假謂宜任重賞格得以關防倖門須有定規庶裨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幷節度使内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兩員至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豈宜輕議嘗聞太祖皇帝朝

命曹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雖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職平時無故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人為陛下制變禦侮立功立事當此之際朝廷行爵賞恩賚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久遠之制須今日思之重之惜之不可不慎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議定執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賞則中外幸甚 詔令復兩府執守施行

奏狀乞釋傅卞罪十月十日

臣伏見國子博士傅卞近因所乘馬驚逸衝冒禁衛係憲臺劾鞫法寺議讞次竊緣卞經明行修士譽推服今其所犯衆知詿誤書曰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皆聖賢用忠恕之道以謂凡人孼非自作以過誤而獲累者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堯舜其心凡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欲乞聖旨指揮明卞之誤釋卞之罪申恩屈法則涵容廣大之德日益隆盛也詔傅卞罰銅八斤理

為公罪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十月十六日

臣等竊見西京左藏庫副使馬慶長自知寧州得替又授知德順軍竊緣德順軍廣有職田已為優便今來又差充接伴副使重疊僥倖風聞本人曾納馬二匹與樞密使王德用男咸融得此差遣中外竊議憤憤不平方今朝廷清明聖上求治德用樞府大臣首亂大法政以賄成刑平無私乞寘常憲

奏狀論俞希孟別與差遣

臣等伏聞再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孟早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畧舉一二事衆所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朝故事内臣不得遷止刺史已上官資王守忠意望節旄知物議未允既為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望朝廷聽從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不思朝廷大體輒敢上言稱恩命已行仍乞後

人不得為例忘祖宗之久制收官者之歡心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衆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起居辭見對君父失儀尚蒙矜恕不作遺闕豈為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過犯此皆憸邪迹狀明白兼後來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親發德音面責希孟不踰兩月自言事臺官除為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咸謂朝廷公

明忠邪判别今却自府判除充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望將謂朝廷故用此私邪之人況本人資性已定不改前非陰巧蔽欺熒惑朝聽所損不細況國家置御史臺盖欲執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士同心協力維持綱紀以重朝廷又陛下精擇輔相以求至治必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豈宜風憲之司雜用姦邪之輩

又言事御史舊雖一員自來多是止除一員或亦全闕今來梅湜雖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闕事所有希

孟伏乞聖旨指揮別與一差遣

奏狀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典刑 十月十七日

降禮部員外郎荆湖兩漕

臣等已具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遂差慶長知德順軍係廣有職田之處未赴任間又差慶長充接伴副使有此不公事狀至今未蒙施行切縁近差李克忠充入國副使不當臣等亦嘗抨奏係樞密院尋已差替今慶長依舊接伴道塗喧沸以謂至公之朝屈法容姦未正其罪今若具令慶長接伴動經百日方

還則是使用賂彰敗有罪之人從容往迴得以逗遛持久以緩其事因而茍免則何以激勸中外臣僚臣等伏乞特賜指揮以慶長等罪狀速正典刑所有接伴副使早賜差人替換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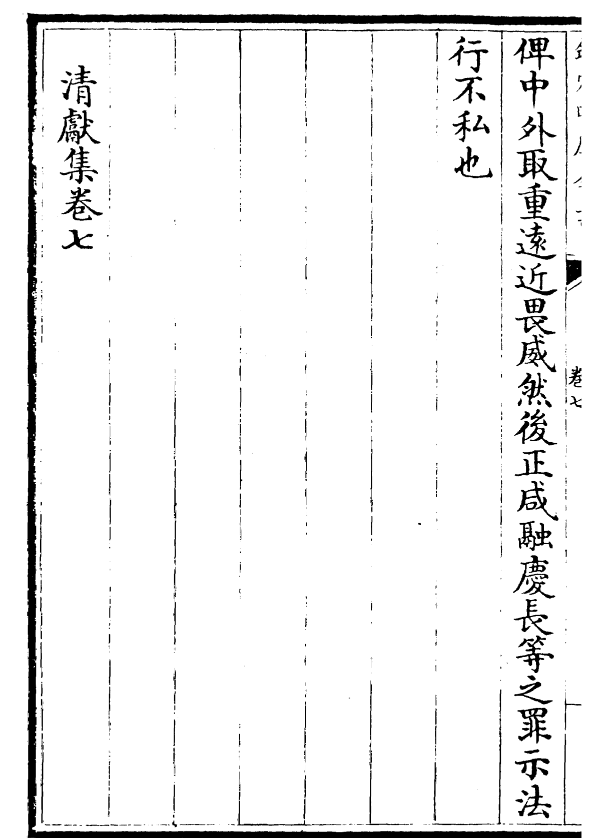
奏狀乞檢會牽復方龜年官資十一月八日

臣伏以法者天下之平一不平則無以示人至公也竊見方龜年前知江寧府江寧縣日因公事得罪奪殿中丞一官勒停凡六七年累經赦宥近以敘用始復初等

職官再授大理評事常制既已失中人情終是未平如近年趙植程初各緣罪犯追太常博士停任該赦叙理俱復殿中丞以龜年較之事似一體而推恩頓殊龜年在場屋時一日十賦登科後嘗撰邊策陣圖累有大臣舉奏稱其事業可采偶緣譴累本非贓私遂此沈抑深足矜憫伏望聖㫖指揮檢會趙植程初等特賜牽復龜年一合入官資亦以示用法之平也

奏狀乞罷免王德用 十一月十一日

臣竊見樞密使王德用貪墨為性老而無厭凡所差除多涉私徇加之羸病拜起艱難雖朝廷用包荒之恩而樞府豈養疾之地方今北方多事來使旁午非久悉到見德用尫怯如此不惟示中朝委任之弱亦自取外夷指目之輕損國威靈無甚於是兼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道塗日益喧傳事連差除顯見情弊朝廷尚未窮劾邦典豈宜寛弛伏望陛下特賜聖旨先且罷免德用重任出自宸斷慎選賢正有德望臣僚充樞密使



俾中外取重遠近畏威然後正咸融慶長等之罪示法行不私也

清獻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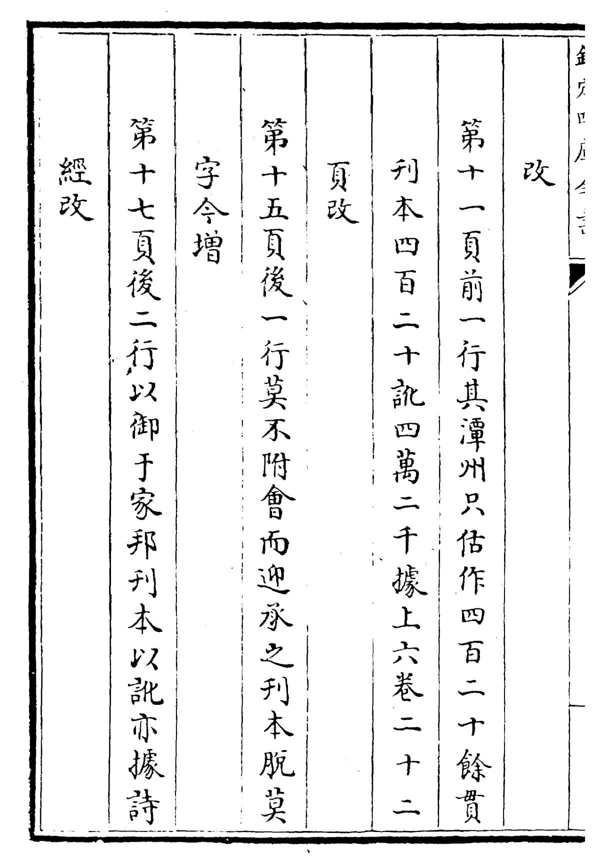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第六頁前一行灼然明白刊本灼訛酌今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全藉忠幹有心力帥副刊本全訛令今改

第二十八頁後一行又吳充鞠真卿刊本鞠訛鞫據本卷十五頁前五行改

卷七第二頁前七行坐位倒置刊本倒訛例今改

第七頁前四行舜達聰明刊本聰訛聽據書舜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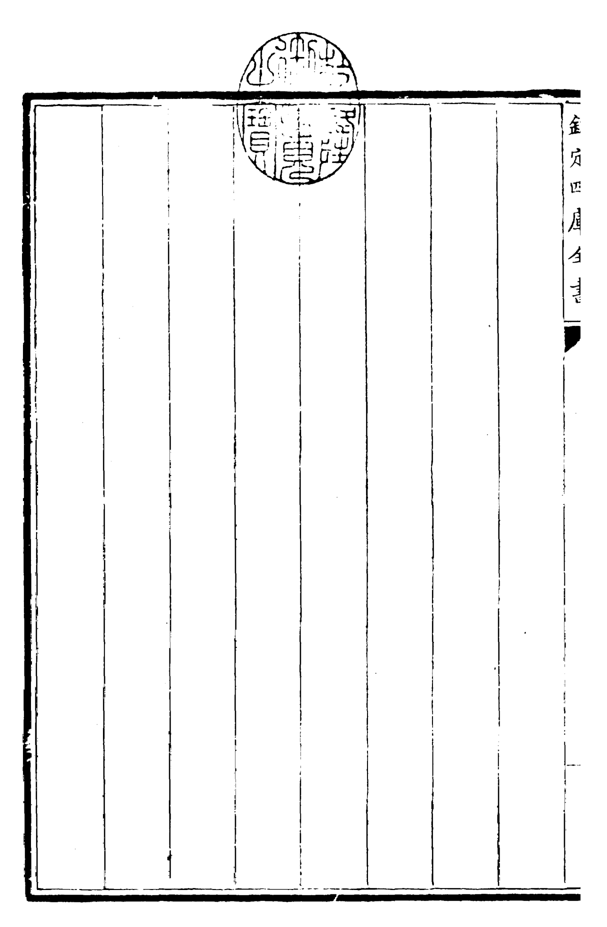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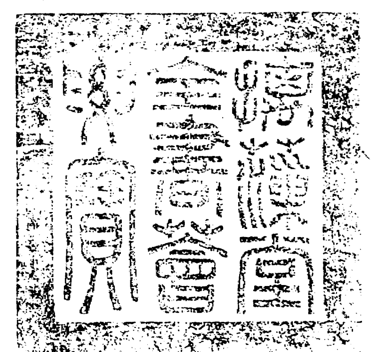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一行其潭州只估作四百二十餘貫刋本四百二十訛四萬二千據上六卷二十二頁改

第十五頁後一行莫不附會而迎承之刋本脫莫字今增

第十七頁後二行以御于家邦刋本以訛亦據詩經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當得言之地刊本得訛倚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陳瞻燧
謄録監生臣桑　英